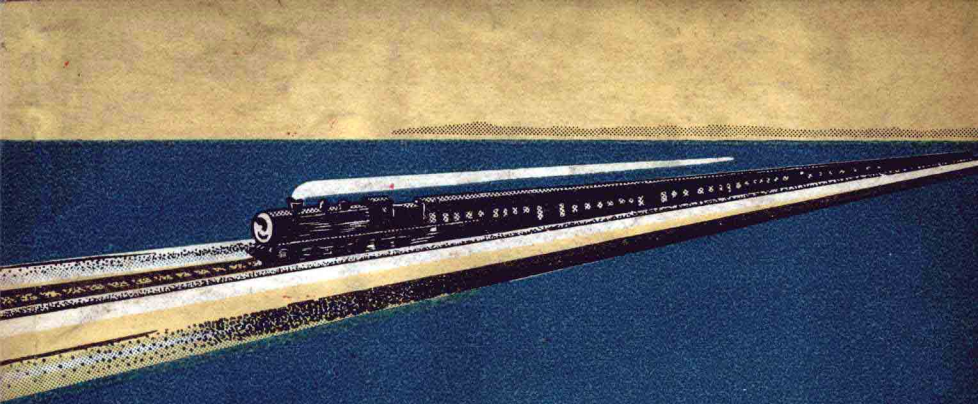




商 愷 著

旅行在鹰厦铁路上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717.1
971

內 容 提 要

福建是个美丽富饒的地方,出产木材、米、茶、水果和矿产,因为山多,交通不便,許多土特产都无法运出来。几十年来,福建人民盼望着有一条铁路。在解放后的短短二年內,从江西鷹潭直达福建厦門的铁路建成了。这条铁路沟通了福建和各地的物资交流,改善了福建人民生活,加速了福建的經济建設。

福建也是紅軍老根据地之一。作者在这本書里介紹了鷹厦铁路沿途的风光和修建铁路的艰巨的工程,同时还講了許多老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故事。

旅行在鷹厦铁路上

商 愷 著

*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5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787×1168 1/32 1 3/8印張 30,000字

1958年3月北京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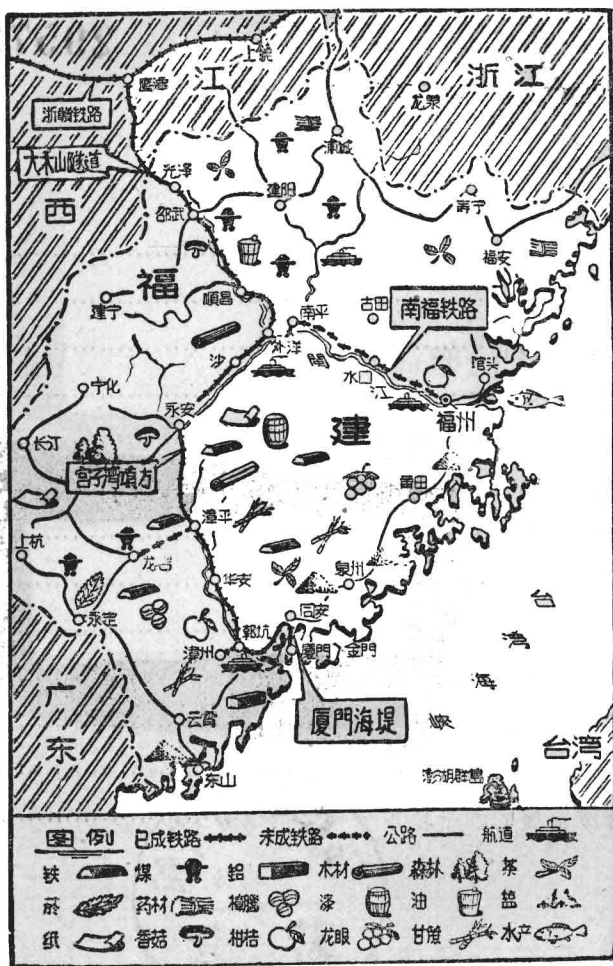
印数 1—5 300

統一書号: R 12056·4

定价(3)一角四分

目 次

1. 福建人民的愿望.....	3
2. 初到鹰潭.....	4
3. 穿过武夷山.....	8
4. 光泽见闻.....	13
5. 沿着富屯溪.....	17
6. 勃兴的山城——南平.....	21
7. 沙溪畔的故事.....	25
8. 在戴云山区.....	29
9. 闽西人民的光荣.....	36
10. 花果之乡——九龙江流域.....	42
11. 五十年的愿望实现了.....	45
12. 跨海长堤.....	47
13. 海防前线的和平城市.....	52



廈門鐵路全綫圖

1. 福建人民的愿望

在我们祖国大陆的东南角，紧靠着台湾海峡，有一块富庶而又美丽的土地。这就是福建省。

福建是一个多山多水的地方。在这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北到南，自西到东，到处都是纵横绵延的山脉，到处都是湍急奔腾的溪流。这里靠近热带，又是山区，全年无酷暑严寒，气候温和，同时经常受海风的吹拂，空气湿润，雨量充足，适合各种作物的生长。这里不但盛产大米、木材、香菇、笋干、茶叶、烤烟、香蕉、桔子、桂圆、荔枝、菠萝、柚子……还有数不清的土特产品；而且地下蕴藏着煤、铁、铜、铝、钨、锰、云母、石灰石等丰富的矿产。

但是谁想得到，居住在这块富饶而又美丽的土地上的一千三百万人民，过去却饱尝了交通不便的痛苦。这里不要说没有一条铁路，就是公路和大车路也少得可怜。多少年以来，人们走路都靠两只脚，运输物品都靠肩挑背驮。有一年，福建沿海一带闹饥荒，人民连糠麸都吃不上，但是北部的山区却积存着大批的粮食运不出来，眼看它霉烂掉。

福建人民是多么需要一条铁路呀！这个愿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变成了现实。一条横贯福建省的鹰厦铁路修成了。这条铁路

从江西省的鷹潭起，越过丘陵起伏的贛东南原野，穿过高耸入云的武夷山脉，进入了福建省境；然后，从这里沿着富屯溪，蜿蜒东南行，翻过戴云山区的七座嶺峰，接連三渡新桥河，兩跨九龙江，最后通过跨海長堤，直达厦門海港。全程共長六百九十七点二公里。

鷹厦鐵路通过的地方，在二十年以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便是革命根据地。那时候，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們所領導的工农紅軍，就在这一帶的山区里作战。这里的每一座山头，每一条溪流，都滲透着紅軍战士的血汗，都留下了紅軍战士的脚印。直到現在，这里的老伯伯們还常常給孩子們講述他們自己参加紅軍鬧革命的故事。

鷹厦鐵路沿綫偉大的工程，优美的自然风光，动人的革命历史故事……这一切都吸引着我們，我們決定到鷹厦鐵路去作一次旅行。

2. 初到鷹潭

秋天。在北方的原野上，楓树的叶子已經紅得象火一样，江南却仍旧是一片綠色的海洋。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季节里，我們几个旅行爱好者从首都北京出发了。

我們乘坐中国民用航空公司的客机，早晨七点三十分由北京起飞，飞过了黄河，飞过了長江，当天就到了我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夜里，从上海开出的特別快車又載着我們繼續往西南奔馳。

車过江西省的貴溪以后，初升的太阳慢慢地爬上了东方的山

头，晨霧漸漸散去了。信江岸上展現出一座用紅石建築的市鎮——高臺的煙囪，龐大的厂房，整齊的住宅，細長如帶的垣牆……都是紅色的。在朝霞的映照下，在綠樹的襯托中，遠遠望去，好象一幅活動的水彩畫。這時候，車廂里沸騰起來了，大家歡呼：“鷹潭到了！鷹潭到了！”

鷹潭是鷹厦鐵路的起點，是我們這次旅行中要訪問的第一座城市。多少天以來，直吸引著我們恨不得立刻投進她的懷抱，現在鷹潭就在我們面前了。我們高興得忘記了旅途的疲勞，匆匆忙忙地走出車站，把行李安頓在附近的一個小客店里，便沿著一條新辟的林蔭大道，向市中心走去。

鷹潭是一個古鎮，緊靠信江南岸。相傳在一千多年前，這裡就有了幾戶店鋪人家。後來隨著信江航運的發展，市鎮逐漸擴展起來。鷹潭的西北角有一座不太高的土山，名叫龍頭山。登上龍頭山，可以清楚地看到龍頭山活象一個龍頭，伸進了靜靜的信江。江水在這裡猛地轉了個彎，喧鬧著往西北流去。年長日久，便在江心旋成了一個很深很深的水潭。龍頭山上古樹蔽天，每天早晨和傍晚，成群的蒼鷹常在這裡上下飛旋。“鷹潭”的名字便是這樣得來的。

給我們帶路的是一位六十歲的老伯伯。他從小生長在鷹潭，親身經歷了鷹潭幾十年來的變遷。他告訴我們：在二三十年前，鷹潭就發展成了一個兩萬人口的市鎮。後來經過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軍隊的幾次燒殺搶掠，人口減少了，市面冷落了，這位老伯伯也跟著失了業。從此，鷹潭就象一隻受了傷的海豹，靜靜地沉睡在江邊龍頭山下。鷹潭的名字也漸漸地被人們忘記了。

1954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沉睡的鷹潭被喧鬧的歌声震醒了。

听：

风在耳边吹，車輪脚下轉，

英雄鐵道兵，又要去作战。

北起兴安嶺，南到睦南關，

我們到那里，鐵路就出現。

.....

滿載鐵道兵的列車，開到了鷹潭。

鐵道兵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兵種，是一支專門修建鐵路的英雄部隊。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年代里，他們緊隨着前綫戰鬥部隊，從長白山到南海之濱，從渤海灣到西北高原，實現了“大軍打到那里，鐵路就修到那里”的豪語，保證了軍事運輸任務的勝利完成。後來，美帝國主義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戰火燃燒到了鴨綠江邊。鐵道兵的許多人員為了保衛祖國，志願參加了抗美援朝的鬥爭。他們在朝鮮戰場上，冒着敵人密集的空襲炮火，隨炸隨修，保證了一條“打不斷，炸不爛”的鋼鐵運輸綫。這一次，他們又接受了祖國交給他們的光榮任務——從鷹潭到廈門，沿着二十年前紅軍走過的道路，在最短的時間里，用最快的速度，搶建一條鐵路。

鐵道兵來到鷹潭，扎了營，下了寨，便和成千上萬的築路民工一齊涌上工地，從此，鷹廈鐵路開始施工了。他們一面施工，一面高唱着：

紅軍越过的崇山峻嶺，
我們要把它鑿穿鋪平。
紅軍涉过的河谷溪流，
我們要架起桥梁讓列車通行。
路基越築越遠，
鋼軌越鋪越長。
翻過高山，
跨過大江，
讓火車早日從鷹潭開往廈門，
把幸福和繁榮帶到祖國的海疆。

在鐵道戰士和築路民工日夜不停的歌聲和吭喏聲中，鷹廈鐵路就這樣一節一節地向着廈門延伸。

鷹廈鐵路的修建和通車，給鷹潭帶來了巨大的變化。那位老伯伯高興地說：“我們鷹潭呀，真是一天變一個樣子。”真的，這話一點也不假。讓我們重新登上龍頭山，看看鷹潭的新面貌吧：過去的荒丘，如今變成了廣場；過去的古老狹窄的街巷，如今辟成了寬闊的林蔭大道；密集的建筑架遮住了遠處的天空，一面面小紅旗在迎風擺動；特別是從建築工地上傳來的叮叮當當的打石聲、汽車和推土機的馬達聲，使人們具體地感覺到這個城市的脈搏在跳動。城市建設委員會的同志告訴我們：鷹潭正按着一個二十萬人口的城市在逐步地建設。一個規模巨大的貨運場和無數的倉庫群已經完工了；一座新型的發電廠很快就要開始送電了；計劃中的梭子制造

厂、机械修配厂、农具制造厂、蜡纸厂、枕木防腐工厂……以及大批的职工住宅，将要陆续施工；供居民和旅客游息娱乐的影剧院、体育场、滨江公园正在接连兴建起来；洗澡堂、理发馆等服务性行业也逐渐完备了。将来，从南京到鹰潭的宁赣铁路修筑以后，鹰潭将要变成祖国东南的一个重要铁路枢纽。

在鹰潭的街头散步，到处使人感觉到新的生活在沸腾。从火车站的候车室到大小客店和饭铺，到处都是密集的人流。这里有从海防前线回乡度假的军官，有去鹰厦沿线考察地质和矿藏的科学技术人员，有来自全国各地，要转车去福建采购土产品的贸易工作干部，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和抱孩子的年轻妇女，她们要到前方去探望离家多年的丈夫和儿女……他们都是鹰厦铁路通车以来的新旅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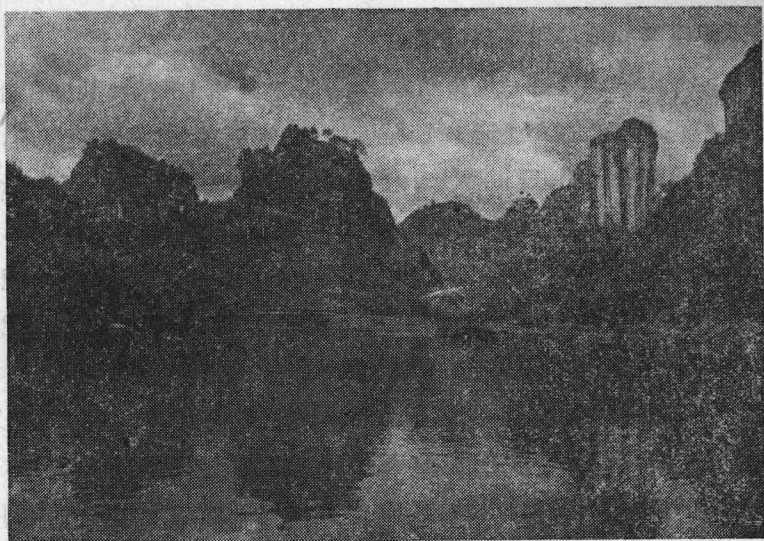
在鹰潭停留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她给我们的印象却非常深刻。当列车载着我们徐徐离开鹰潭车站的时候，一种恋恋不舍的情绪涌上心头。我们默默地站在窗前向鹰潭招手：

“再见吧，鹰潭！愿你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发展和繁荣。”

3. 穿过武夷山

列车从鹰潭开出，渐渐地和浙赣铁路分开了，拐了个弯，便沿着新修的鹰厦铁路直向东南驶去。

窗外细雨霏霏，葱绿的稻田上腾起了一层乳白色的薄雾。阴



峙立在福建和江西之間的武夷山

閃发光的小河旁边，三五成簇的农舍半掩半露地藏 在青竹叢中。翡翠的山坡上，吃草的牛群在緩緩移动，偶尔还可以听到随风飘来的牧童的歌声。我們这几个从北方来的旅客，实在耐不住江南景色的誘惑，一直貪婪地眺望着窗外。

列車的速度加快了，南边的山巒也漸漸地多起来。过了資溪車站，便望見了高插入云的武夷山脈。这一群山峰象一座座天然的屏风，横亘在江西和福建的边界上。武夷山的谷口矗立着一座关寨，紧紧地扼住了兩省交通的咽喉。这就是以險峻著名的鉄牛关。根据地方志的記載，这里自古以来是兵家必爭之地。在一百多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帶領了三十万大軍攻占了鉄牛关，長驅直入福建。二十多年前，工农革命紅軍也曾几度进出鉄牛关，凭

着这里險峻的地势阻击白匪軍。

武夷山区到处都是危崖峭壁，巨谷深壑。从古至今，不知道給福建和江西兩省的交通造成了多少困难。在鷹厦鐵路修建以前，人們要翻越武夷山，就得帶上千粮，背上雨傘，攀登着悬崖絕壁，沿着羊腸小道，艰苦跋涉兩三天。每年都有不少人在这里跌下悬崖，丧失了性命。如今，武夷山被打通了，人們可以坐在舒适的車廂里，听着音乐，用不了一个小时的功夫，便可以走完过去三天才能走完的路程，再也不必忍受步行跋涉之苦了。

火車就要通过武夷山了，路基的坡度在步步升高。火車头吐着濃烟，喘哮着，盤山繞谷前进。这时候，旅客們象講神話一样地，热烈地談論着鐵道兵打通武夷山的故事。事情很凑巧，坐在我們对面座位上的，正是一位鐵道兵的青年軍官。他曾經参加打通武夷山的筑路工程。

青年軍官兴奋地給我們追述当时筑路英雄大战武夷山的情形。

“鷹厦鐵路开工以后，”青年軍官开始講道，“碰到的第一个大障碍，就是武夷山。要讓火車从这里通过，就要在大約八公里的距离內，开挖三条長隧洞。”

青年軍官把手探出窗外，指着列車前方一座插入云端的山峰說：“看見嗎？前面就是我們要通过的鉄牛关隧洞。过了鉄牛关隧洞，还有大禾山和小禾山隧洞。”他縮回手来，繼續講下去：“其中最長的要算是大禾山隧洞，有一千四百六十公尺。最短的鉄牛关隧洞，也有五百四十公尺。”

列車平穩地通過了鉄牛关隧洞，向大禾山前進。青年軍官回憶起他們第一天開到大禾山的情景來：

那是一個冬天的早晨，白色的雲霧還籠罩着武夷山的群峰，鉄道兵的一支部隊開到了大禾山下。大禾山下有一個小小的村莊，名字就叫大禾山村。二十多年前，這個村莊裏建立過蘇維埃政權，工農紅軍和這裏的群眾在附近的山頭上一同打過游擊。有一位紅軍戰士犧牲了，大禾山村的群眾便把他埋葬在一棵龍爪松下，培起了一座圓圓的墳墓。後來在漫長的白色恐怖的歲月裏，群眾一直保護着它。二十年後，鉄道兵又踏着紅軍走過的道路，來到了大禾山下。他們和這裏的群眾一同到紅軍戰士的墓前舉手宣誓：“早日打通大禾山，提前修通鷹厦綫。”接着，他們便開始向大禾山的心臟展開了進攻。

打通大禾山隧洞的工程，一開始便遇到了困難。按照計劃預定的施工進度，大禾山隧洞必須在1956年7月完工，才能保證1957年年底全綫通車。但是，這裏的岩層都是特別堅硬的花崗岩。風槍手們用最硬的五金鑽花鑽眼，儘管他們兩臂震動的酸疼，還是鑽不進幾寸。進度象蝸牛一樣的緩慢，每天一端只能前進一點七公尺。按照這樣的速度，光開挖導坑，就需要十四個月，全綫完工的日期將要推遲。

擔任開挖大禾山隧洞的是尹尙龍連隊，上尉連長尹尙龍看到速度這樣緩慢，心里萬分焦急。他日夜蹲在導洞里，研究每一個戰士的操作，觀察每一個炮眼爆炸的效果。經過和大家多次的個別交談和集體研究，最後改進了工作方法，組織了各工作班的勞動競

賽，戰士們提出口號說：“石硬沒有我們的決心硬，洞長沒有我們的風鑽長！”在石粉飛揚、空氣稀薄的導洞里，風槍手和爆破手們在尹尙龍親自指揮下，日日夜夜和堅硬的岩石進行了頑強的搏鬥。大禾山隧洞的開挖進度首先被尹尙龍連隊突破了，由日進一點七公尺，提高到二點五公尺，三點四公尺，……尹尙龍連隊的新紀錄，鼓舞了武夷山工區的築路英雄們。

大禾山隧洞工程的迅速進展，鼓舞了戰鬥在鐵牛關隧洞工地上的英雄們。全長五百四十三公尺的鐵牛關隧洞，首先提前六十天打通了。接着，全長八百三十五公尺的小禾山隧洞，也提前七十五天打通了。一個接一個的勝利，反過來又鼓舞了尹尙龍連隊，他們最後創造了日進十九公尺的新紀錄，使全長一千四百六十公尺的大禾山隧洞，也提前一百十八天，在1956年2月底勝利完工。

“提前打通了大禾山隧洞，使鷹廈鐵路全綫通車提前了一年。”青年軍官結束他的故事的時候，列車已經隆隆地鑽出了大禾山隧洞。車窗外的石壁上，閃過當時築路英雄們留下的英雄詩句：

任憑懸崖万丈高，
也要創成地平川。
頭頂白雲腳踏霧，
半山腰里蕩秋千。
勞動熱情似烈火，
英雄戰勝武夷山。

列車穿過小禾山隧洞，就進入了福建北部，前面仍然是重重迭

迭的山巒。

4. 光澤見聞

群山起伏的閩北，從來就以“交通閉塞”著名。

中途上車的旅客里边，有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小伙子。他穿着一身細布衣褲，上衣的衣兜里，鼓鼓地裝着一个日記本，兜沿上挂着一支自來水鋼筆。他手里提着一把新雨傘，背上背着一个被褥卷。这个青年小伙子恰好坐在我們的旁边。从他的談話里，我們知道他是鐵路附近一个农业社的技术員，要到光澤城里去参加农业技术會議。大概因为是第一次坐火車，他兴奋地一会儿瞧瞧窗外，一会儿又回过臉来朝我們笑笑。当他知道我們也是去光澤城的时候，大家就談得更亲切了。他告訴我們：过去住在閩北山区里的人，很少見過車船，更不要說火車了，因为交通不便，連貨郎担一年也來不上几次。許多日常需用的工业品，都貴得惊人。在这里，一担稻谷換不上三尺布，買不到五斤鹽，所以有“海鹽貴似金”的說法。因为買不起布，往往有許多人家，一床被子爷爷盖了还要留給孙子盖，一件棉襖補了再補，至少要穿用二三十年。

“現在怎么样了？”我們問。

“現在嗎？”小伙子忽地站了起來，用手抖了抖衣襟，伸了伸腿，又拍了拍他那軟綿綿的被褥卷，說道，“看吧，就是这，我們村里的人，差不多都有这么一套。你們沒見姑娘們哩，現在都是一身花，可漂亮啦！这都是火車帶來的幸福啊！”

提到鷹厦鐵路提前通車，小伙子又興奮起來。他說：“真的，我作夢也沒想到通車會这么快。”看了他这天真的样儿，大家都笑了。他似乎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接着說道：“你們不知道我祖父是怎样想的呢，他今年六十多岁了，当初他一听說要修鐵路，就搖着头說：‘說是說，听是听，一座鉄牛关，一座大禾山，就够挖几十年的，我看等我的骨头爛了，也难修到咱这里。’”这話說了沒多久，火車就通到这里了。你們猜，这时候他又說什么？他說：‘这修鉄路的人是不是神仙啊？’”大家都禁不住大笑起来。接着，这小伙子便給我們追述起火車第一次开到这里的熱鬧情形：

第一次开来的是鋪軌工程列車。那一天，沿綫五十里以內的村庄都沸騰了，媽媽抱着女儿，爷爷領着孙孙，青年小伙子們更是高兴，打着彩旗，抱着鮮花，打着鼓，吹着号，从几十里以外赶来欢迎火車。看吧，一个火热的場面展开了，在劈劈拍拍的鞭炮声中，群众和鉄道战士开始联欢，老年人被請上了火車，鉄道战士被群众高高地抬了起来……

“那一天，”小伙子越講越兴奋，臉都漲紅了。他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抹了一下臉上的汗珠，繼續說道，“我祖父也拄着拐杖，跟着大家来了。他上了火車，摸摸这，摸摸那，嘴里一直念着‘好啊！’‘好啊！’……”

故事还没有講完，汽笛一声長吼，列車开进了光泽車站。

光泽是一座古老的偏僻的山城，县人民委员会就設在这里。县长金有林同志接待了我們，并向我們詳細介紹了鷹厦鐵路通車前后，这一帶群众生活变化的情形。他說：“閩北人民欢迎火車的



堆积在光泽車站上的粮食，就要裝上火車，运往外地

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火車开到那里，便給那里带来了幸福和繁荣。”他劝我們最好到光泽城关的街面上去看看，他說：“在那里，光泽县的变化表現的最显明。”

我們走在三合土鋪的寬闊的街道上。街道兩旁已經建筑起不少二层楼房，有的脚手架还没有拆去，有的正在粉刷油漆或是鑲嵌玻璃。照象館厨窗里悬挂着的放大照片，吸引了不少行人。理发館里的一人多高的大鏡子和沙发大轉椅，看上去非常舒适。县人民委员会的一位同志告訴我們：不久以前，这里都是寬不及兩公尺的古老街巷，兩边的屋沿都紧紧地联接在一起，又阴暗，又潮湿。他說：“如果你們从前来过光泽，現在也要不認識它了。”这話一点